

■对话

童话,用迷人的故事呈现生命的永恒意义

□李利芳 汤 汤

4月8日,在最具世界影响力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上,童话作家汤汤在“中国童书市场数据发布暨经典案例分析”活动中,作为唯一的中国作家代表出席,分享了自己的童话创作。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还为汤汤举办了“中国童话的奇妙之花”的海外专场推介会。4月12日,在法国巴黎书展上,举行了“汤汤奇幻童年故事本”法文版首发活动。在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汤汤与法国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畅谈童年经验对创作的影响,以及中法儿童文学创作的异同。这位从浙江武义走出来的童话作家,正慢慢地走向更广阔的世界。本期特邀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儿童文学研究专家李利芳与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儿童文学作家汤汤,围绕童话创作的本体论、童话内部的创新力量以及中国童话如何走向世界等议题展开对话。

在传统文化土壤中放飞童话的想象力

李利芳:我最先关注到你的童话是2010年参加第八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审时,那时,《到你心里躲一躲》这篇童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最终,这篇作品也获得了短篇佳作奖。我记得,《到你心里躲一躲》最早是在2009年发表于《儿童文学》杂志,这可以算是你的成名作。从2010年首次接触这篇作品到现在,我一直都能清晰地记得它,这是一种非常珍贵的阅读体验。所以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开始童话创作的?为什么你选择了童话这种文体?

汤 汤:我的童话创作始于一个偶然,2003年夏天,蒋风老师的儿童文学讲习班在我的家乡武义举办,学校领导要求我们所有语文老师都去听课,听之前,我对儿童文学没有明确的兴趣,听之后,我想写一些故事给孩子们看。起初,就是这么朴素的想法,没想到会写成作家。2007年,我写了一篇童话叫《守着十八个鸡蛋等你》,突然觉得找到了感觉,于是,给自己起了笔名“汤汤”,开始痴心创作。

我喜欢童话,可能源于天性。从小我就喜欢幻想,喜欢瞎编故事给弟弟听。在创作中,我最享受的也是用想象把故事编织得好玩、好看和有意思、有意味的过程。无论是凌空、还是贴地的,无论是无中生有的、还是在平常事物上生长的想象,其蓬勃的美和活力都深深地吸引着我。而想象的丰羽下,是真实的“骨骼和血肉”,童话的真实,能抵达生命和世界的内核,能隐喻种种现实并呈现人类的思想和情感。我着迷于这种表达方式。

李利芳:也就是说,2007年是你“童话人生”的真正起点。《守着十八个鸡蛋等你》作为童话创作的起点之作,它的构思很独特,但我感觉它的质地仍在日常生活,从内容到人物,再到“童话世界”的构造,基本都是贴着现实的。可是随后的“鬼精灵童话”就不一样了。“鬼精灵童话”是有自己独特的文化逻辑的,它开辟了一个童话书写的独特领域。这样的童话一看就是“中国”的。

汤 汤:选择“鬼精灵”作为主要的童话形象来创作,也是一个偶然。当时,小狗、小猫、小花、小草无法让我产生创作的冲动,一天深夜,先生开着车,车窗外有月亮,有风,有树,树在风里摇,影子落到车窗上,各种姿势和形状。我因得迷迷糊糊,恍惚间觉得满世界都有幽灵出没。不过,

“幽灵”是外国的说法,“鬼”是中国的说法。我为什么不写写“鬼”呢?那一刻,我清晰地感觉到内心升腾起强烈的叙述冲动和饱满的创作热情,于是就开始了写。我没有想过可不可以这样写,读者会不会接受它,我只是凭着心灵的冲动写作,直觉这样写会很好玩。我在写“鬼”的童话里,写人性,写人情,写人间,写生命的孤独和悲喜,写我对人生和世界的感悟,那段时间,真是写得特别幸福,特别酣畅淋漓。

李利芳:在现代儿童观的烛照下,“鬼精灵童话”将中国传统的“鬼文化”,在儿童文学中塑造为一种新鲜的艺术生命。它将中国传统的幻想资源解放为新鲜的文学生产力,赋予儿童既熟悉又陌生、充满新奇感与挑战度的阅读体验。我觉得,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典型案例。经过十余年的沉淀,你对“鬼童话”的成功有什么新的认识?

汤 汤:《到你心里躲一躲》获奖以后,以它为代表的“鬼精灵童话”受到了比较多的关注,我只是很高兴大家喜欢,至于为什么喜欢,之前没去探究。现在想来,应该是它们比较独特、好玩,情感饱满,藏着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既有一种把陈旧事物陌生化的新鲜感,又有大家熟悉和亲近的传统故事气息,容易引起读者的认同和共鸣。多年来,我的创作基本凭着本能和直觉,既然是写给孩子们看的故事,那就必须好看,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吸引他们的眼球,吸引他们一直看下去,不要半路抛弃;最好有点与众不同,故事里能散发点特别的味道;故事可以热闹、好玩,但内核应该是诗意的、深刻的,能拨动人的心弦,哪怕只有一下。

李利芳: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鬼童话”的成功其实更在它的文学内核,是你用自己对儿童文学真诚独特的理解与表达,照亮了传统文化元素的结晶。“鬼童话”之后你开始写中篇童话,由《喜地的牙》《青苹果的鹅》《一只蛤蟆叫太阳》组成的《汤汤缤纷成长童话集》,在2013年获得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2017年,你又完成了“奇幻童年故事本”,这个系列中的《水妖喀喀莎》获得了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随后,你又写了《幻野故事簿》这个系列。我认为,你一介入童话就出手不凡,而且十余年来持续产出了数量可观的童话作品,这对我们观察童话这一文体在新时代的发展是非常有启示意义的。那么,你的童话创作的内部逻辑是什么呢?

汤 汤:对我来说,写童话带给我最大的乐趣,是可以很真切地隐喻现实生活,同时呈现生命的永恒意义。童话能把最奇妙的幻想和人类最真实的情感水乳交融地结合,用迷人的故事表达我对这个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对自然和真善美的推崇,这个过程太有意思了。童话的疆域这般广阔,有生命的、无生命的,有形的、无形的,天上的、地下的,人间的、草木的,过去的、将来的……几乎没有有什么不能触及、没有什么不能抵达,就看想象力能驰骋多远。

我坚信,不基于自身浓烈情感和思想的文字,不带着饱满生命汁液的故事,是无法成就一个好作品的。作家写到最后,拼的不是写作技巧,而是人生境界和智慧,是价值观、世界观、生命观,是人的格局在作品里展现出来的格局,格局的大小,往往决定着作品的气象。但这前提是,先把故事写好了再说,好看看到孩子们一眼就不想放下的程度,同时,能让生活和世界的

深意,从故事背后,以孩子能理解和感兴趣的方式溢出,一点一滴流淌到稚嫩的心灵里。

比之刻意去创新,回到童话的初心更重要

李利芳:你刚才的描述很感性生动,但是里面分明蕴藏着你对“童话”本体的透彻纯粹的把握,实际上,这也是最初吸引我进入儿童文学研究领域最本真、最坚固的那种力量。童话是儿童文学中最古老的文体,是最能彰显儿童文学精神气质的文体,但发展至今其实也是创新难度最大的文体,我们发现优秀的童话作家不易成长起来。但是梳理你的创作历程,似乎每篇每部童话都是自然天成,“汤汤”与“童话”已然建立起不可分割的奇妙联系。谈谈你对童话创新的感悟吧,你认为童话创新的力量来源于哪里?

汤 汤:我几乎没有刻意去考虑过“创新”的问题,我相信好的童话,是从内心活泼泼地流淌出来,是自然的,不做作,不粉饰。童话不是越“新”越好,回头看,一百多年前的一些童话,依旧熠熠闪光,反倒是现在的很多童话,既落俗套又面目陈旧,或是“新”得生硬、勉强、媚俗。“新”从何来,时代不同,文化不同,人们关注点不同,童话只要不想墨守成规,愿意敞开心怀,“变”和“新”是自然而然会发生的事。每位作家的人生际遇、个性情感都不相同,把属于自己本心里的东西挖掘出来,便有各自的新意,捧出来汇聚在一起就是一股新鲜的力量。

李利芳:比之刻意去创新,回到童话的初心更重要。童话的历史太过于久远,而时代又在不断变化,人类在传承的过程中不经意间就模糊了它的面容,或者说我们可能只记得携带了它的外壳,而弄丢了它的灵魂。我记得另一位童话作家陈诗哥是从2008年开始创作童话,一起步就开始写《童话之书》,这是一部自觉反思“童话”本体、为“童话”立传的书,其实,他也在努力追寻“童话”的精神生命。我发现,为童话文体创新作出重要贡献的作家们有一个共性,你们与童话是灵魂相遇的,童话就长在你们的心里。

汤 汤:“童话长在心里”这句话好,是我渴望抵达的境界,让创作过程与生命体验相遇、碰撞、融合、生长,像是给人生一条自由的通道,可以在里边畅快地探索。17年来,我写了长长短短100多个童话故事,写的时候不知不觉,回头却发现,我写下了许多平凡而微小的生命,写下了他们的欢喜和悲伤、疼痛和梦想、善良和勇气、生存和死亡。这是藏在我骨血里对平凡事物的尊敬和热爱,在平常事物中发现美妙、神奇和诗意,让不起眼的“他们”去做主角,踏上悲伤又温暖的旅程,激发出蓬勃而热烈的生命能量。比如《一只蛤蟆叫太阳》《喜地的牙》等,是从日常生活着手,紧贴现实,抓取孩子们感兴趣的话题和隐秘的心理,用“变形”来生长故事。比如“奇幻童年故事本”和“幻野故事簿”等,让人间的普通女孩领着读者,看见各种各样的生灵和奇迹,去历险,去探索,去认识自己和世界。

被中国孩子喜欢的故事,也会被世界孩子喜欢

李利芳:民间童话来自于大地,它浸透了人



李利芳

汤 汤

本系列法文版封面

民的感情与信仰,艺术童话承袭了这一精髓。你刚才讲到的“平凡而微小的生命”,实际上点中的就是童话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瑞士学者麦克斯·吕蒂称“童话是缩小的宇宙”,这一判断直指童话的本质。童话是巨大的能量体,它将万物平等包容地置于一个浪漫美好的精神世界中,童话思维为我们打开的永远是全新的世界。

汤 汤:童话将万物平等、包容地置于一个新鲜的世界,以此抵抗现实的坚硬、粗糙、功利和平庸。我创作的许多童话的底色都是对微小生命和主体价值的尊重和关切,我希望孩子们能在这些故事里看到自己,看到自己的平凡和微小,也看到自己的光芒和力量,内心变得开阔和乐观,面对世界有更多的勇气,向往和担当。我写过一颗门牙的童话故事《门牙阿小传》,牙齿的物性决定了它不能动,但这局限恰恰成就了它的独特之处。我写门牙的遭遇,它的成长、别离、衰老和死亡,它的友情、爱情和梦想,它平凡、坚韧又豁达,在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中感受活着的真谛和美丽。这是一颗牙的故事,更是为所有普通人以童话形式写的一份人生传记,艰难和孤独、相依和相守、温暖和善意,带着喜剧色彩的故事底下流淌着悲欣离合、酸甜苦辣等各种人生况味。在童话里,再普通的事物都蕴含着叫人惊喜的能量,我热衷于挖掘出这些能量。

李利芳:我一直慨叹于安徒生童话对“物”的书写,“物思维”“物叙事”真正体现了人的心灵的高贵。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深植中国大地与中华文化母体书写中国童话,这些美丽有趣的故事一定会吸引世界各国小朋友去关注与阅读。近年来,中国儿童文学走出去的成绩越来越亮眼。你的童话输出情况是怎样的?谈谈你对中国童话作家作品与世界对话这一议题的认识。

汤 汤:目前我的作品在全球大概输出了20多部作品,有英语、法语、蒙古语、西班牙语、日语、马来语等,上市国家包括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法国、希腊、日本等。

我认为被中国孩子喜欢的故事,也会被世界孩子喜欢。好故事是共通的,好故事没有国界。中国童话作家的作品如何与世界对话?奇妙的

幻想、真挚的情感、动人的故事、普世的价值,既融合世界经典童话艺术的范式,又不失本土意味和东方特色,既散发独特的艺术美感,又富有生命哲思,让童真的幻想与现实交相辉映,织就充满灵性和张力的童话时空。这样的童话,可能是会让世界上各种肤色的孩子都喜欢的。

我的创作和中国传统文化血脉相连,神话、民间故事、志怪小说等给我提供了一定的养分,将中国民间元素和奇崛的想象、现代童话精神自然交融,让充满古典气息的各种鬼灵精怪的形象与现代文明互为观照,从而反思人类的生存困境、心灵异化等问题,思考永恒的价值和人生意义。比如“汤汤奇幻童年故事本”系列,就是将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元素重新挖掘,展现成长过程中主人公对世界的好奇和探索,对真善美的践行和追问。比如“幻野故事簿”系列,以漫游的叙事,塑造了一组心怀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却又又不失童趣童真的游侠形象,他们游历幻野、感悟生命,探寻自我和世界,试图传递出更深切的现实意义和现代精神。

李利芳:我记得来自强老师说过:“读汤汤的幻想故事,不论是短篇,还是长篇,我都感到作品有一股奇异的力量。”这股奇异的力量牢牢地吸引着世界儿童的目光。你将一种古老的文体注入了强大的中华文化基因,赋予其鲜明的中华美学精神。你从现实的童年经验出发,以纯粹的童话思维与无羁的想象力为儿童赋权,启发他们积极关注自我、激活内生动力、获得充分的主体性,你的那些永远都在生长的故事,引领着孩子们自由坦荡地行走在世界的大道上。你的创作实践为童话的隐喻、具身性美学、空间诗学等学术问题的探讨提供了充分的思想资源,未来我会展开持续的关注与研究。

汤 汤:谢谢您的鼓励。我很庆幸自己能遇上童话,童话是最适合我的精神和审美的表达,借着童话,我实现了人生的创造和心灵的自由,完善了个体的生命。我希望自己能在童话的长廊里,留下一枚浅浅的脚印,痴心地写,率性地写,写到自己的最好,作为对世界小小的回报。



《儿童文学的乐趣》(加)佩里·诺德曼(加)梅维丝·雷默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2023年2月

加拿大大学者佩里·诺德曼的《儿童文学的乐趣》是当代西方儿童文学学术领域广有影响的一部重要著作,其英文原著第一、二版分别出版于1992年和1996年;简体中文版由译者陈中美根据诺德曼与梅维丝·雷默合作修订,2003年出版的第三版译出,2008年12月由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首次出版。现在与读者朋友们见面的,是由蒲公英童书馆推出、经译者最新修订的简体中文版。

与前两个版本相比,第三版在内容上有了更大的扩充,结构体例上也有了新的改进,除了将儿童文学各种文体更为全面地纳入其中外,关于西方文学理论资源的借鉴部分也显得更加独立和系统,同时,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儿童文学领域出现的一些学术话题也得到了敏锐的呼应和探讨。

佩里·诺德曼与儿童文学研究的结缘

认识、把握《儿童文学的乐趣》的学术特点和价值,有必要了解该书的主要作者佩里·诺德曼与儿童文学研究结缘的幕后往事。1970年代中期,诺德曼正在加拿大温尼伯格大学英语系讲授

■域外传真

儿童文学是一种值得认真对待和思考的文学

——佩里·诺德曼与《儿童文学的乐趣》

□方卫平

文学课程。当时温尼伯格大学儿童文学课程的开创者、也是英语系唯一的儿童文学课程执教人凯·斯通教授休假,系里拟安排诺德曼代为执教。据诺德曼自述,在当时的他看来,儿童文学尚不能算是“文学”。

后来,诺德曼用几十年持续的批评努力,致力于“修正”这一今天可能仍然普遍存在的轻视儿童文学的观念。1983至1987年,他出任美国前沿儿童文学学术刊物《儿童文学学会季刊》(以下简称《季刊》)的主编。在他的带领下,《季刊》除了关注儿童文学传统艺术话题,更将大量前沿文学理论与批评思考引入探讨。其间,编辑部组织专栏探讨空间理论、艺术理论、通俗文化研究与儿童文学的关系,不论理论、话题还是方法,都在当时西方儿童文学研究与思考的最前沿。

从1988年起,诺德曼在《季刊》上开辟非连续性的专栏“文学理论与儿童文学”,1990年起更名为“批判理论与儿童文学”,回应20世纪60年代以来如火如荼的西方文化批评思潮,介绍前沿批评理论之于儿童文学研究的意义、价值与反思点。从1988年的《说说图画:儿童图画书的叙事艺术》到1992年的《儿童文学的乐趣》,再到2008年的《隐藏的成人——定义儿童文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和支撑起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前沿性、厚重感以及深刻的反思精神与责任意识。2004至2008年,诺德曼出任《加拿大儿童文学》的主编,继续推动新世纪以来西方儿童文学领域的先锋思考与启蒙探索。

长期以来,诺德曼的学术思考、写作和编辑

活动都传递着一个明确的信息:儿童文学是一种值得认真对待和思考的文学,并指向儿童文学的价值和特质这两大研究领域的根本问题。《儿童文学的乐趣》在英语儿童文学批评界,尤其是高校儿童文学专业的研究者中影响深远,长期以来被用作北美高校儿童文学专业教学的基础教材。

《儿童文学的乐趣》与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

20世纪90年代初,《儿童文学的乐趣》带给西方儿童文学界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其关于儿童文学的思考,既关乎有史以来我们提供给儿童的一切文学样式,又不再囿于儿童这一亚群体的小文学种类,而是与我们关于当代文学和文化的新思考密切相关。

该书开篇没有用严密的学术话语界定概念,而是从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观念革新出发。作为本书核心关键词的“乐趣”(pleasures),同时指向关于儿童文学价值与特质的独特思考。20世纪90年代的西方儿童文学界对“乐趣”一词并不陌生,大约从20世纪30年代起,当西方儿童文学评论开始从教育中心逐渐走向文学中心之时,对儿童文学的“乐趣”的关注开始不断上升。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对儿童文学作品所提供的“乐趣”的聚焦,已经远大于对其中的道德或教训内涵的关注。然而,诺德曼所说的“乐趣”,不只是此前常常被谈论的文学想象或宣泄的愉悦,而是一种同时融汇感性和理性、体验和思考的厚

重趣味。他提出,与其他一切文学样式一样,儿童文学不是一种体验的文学,也是一种思考的文学,两者均带来儿童阅读的独特欢乐和收获。在该书出版至今的30年间,我们见证了诺德曼所说的这种“乐趣”如何日渐成为西方儿童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核心内涵,尤其是在这本著作中集中阐述的“思考”儿童文学的趣味,今天已经成为西方儿童文学界重要的批评共识与学术基点。

该书是西方儿童文学批评从本质论向着建构论转化过程中较早出现的一部总结性著作。传统儿童文学观在这里经受了重大的质询和反思,一种更具包容性、批判性、当代性的儿童文学艺术观和文化观从中得到孕育。阅读其中关于儿童诗、图画书、童话、神话的分析,我们都会领略到与过去的概念性著作颇为不同的观念与风格。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这部著作在内的一系列西方儿童文学研究成果,刷新了学界关于儿童和儿童文学的认知。自此以后,人们再难以一种简单、断裂的方式谈论儿童和儿童文学。儿童文学研究的职责也不在于追寻最终的答案,而是在追寻可能的回答的过程中,揭示、建构儿童与儿童文学的复杂性、多维性与深刻性。今天,这已成为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的基本态度,构成这一学术领域的重要精神支点。

该书也引领和代表了西方儿童文学界将当代文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引入儿童文学批评的当代趋向。本书第十章关于读者反应理论、精神分析理论、原型理论、结构主义理论、意识形态理论、文化研究理论的介绍及其对于儿童文学研究

启迪的探讨,体现和承继了《季刊》专栏“文学理论与儿童文学”的基本立场与态度。对于当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而言,这一理论的引介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在这部著作中,除了关于儿童文学研究方法的探索与思考,诺德曼还想证明,用文学批评的方法来谈论儿童文学,本身充满独特的“乐趣”。这一态度进一步导向另一个重要观念:在儿童文学的阅读活动中,儿童也可以扮演、胜任批评者的角色。它也是贯穿《儿童文学的乐趣》的一个重要思想。在他看来,儿童阅读的自由权与成人是一样的,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关键在于,如何在自由的阅读中帮助儿童发展、建立成熟的阅读能力。面对一个文本,阅读的过程不是轻易地相信它,而是始终带着批评的态度去进行理解和分析。只有这样,儿童的阅读权益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掘与最小程度的伤害。由此,批评应该成为儿童文学阅读的一种普遍态度,批判阅读应该成为儿童的一种普遍阅读能力。

该书不时插入问题“探讨”,细读那些“探讨”所呈现的话题,它们代表了当代儿童文学批评中非常重要的自我质询与反思姿态;而同样重要的是,它们几乎总是把儿童读者纳入到探讨的主体之中。让孩子们学着像批评家那样思考和阅读儿童文学,对儿童和儿童文学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不但是一个充满新意的阅读问题,更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文化课题。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儿童文学界沿着这一方向不断深入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取得了大量富于启迪性的成果——它甚至在根本上影响、改变着西方儿童文学批评的理论格局。